2013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3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10243-3

Ⅰ.①2… Ⅱ.①人… Ⅲ.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8822 号

责任编辑

责任校对

责任印制

出版发行 **人民文学出版社**

社　　址 **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**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　　址 http://www.rw-cn.com

印　　刷 **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**

经　　销 **全国新华书店等**

字　　数 **千字**

开　　本 **毫米×毫米　1/32**

印　　张 **.　插页**

印　　数 **1—**

版　　次 **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**

印　　次 **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**

书　　号 **978-7-02-010243-3**

定　　价 **.00 元**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　　录

国士　　徐皓峰　/　1
向阳的房间　　周瑄璞　/　28
我的帐篷里有平安　　叶舟　/　42
倒流河　　贾平凹　/　54
魔术师　　第代着冬　/　79
对偶　　柳营　/　94
捐客　　孙频　/　111
喷泉　　金仁顺　/　132
托斯卡纳　　吕魁　/　148
蹲下时看到了什么　　东西　/　169
一次出轨　　姚鄂梅　/　184
对影成三人　　裘山山　/　201
六耳猕猴　　徐则臣　/　221
姚莲瑞女士在等待中　　李亚　/　234
火锅子　　铁凝　/　257
醉太平　　付秀莹　/　265
当我们谈起星座　　鲁敏　/　292
人面石　　苗艺　/　307
送我去樟树镇　　朱山坡　/　331
我有好多朋友　　刘庆邦　/　340
到Y星去　　文珍　/　359
城里的月光　　顾前　/　368
独自升起　　叶弥　/　374
合奏　　石一枫　/　385

送话　钟求是 / 402
两株苦菜花　麦家 / 417
前面是五凤派出所　林那北 / 432
小舅舅死了　邵丽 / 453
山与江河　修新羽 / 469
五彩缤纷　范小青 / 482

国　士

徐皓峰

一

“我还有一天。”

郝远卿步入刨冰店时，内心如是说。

1928年的南京10月，国考正隆。国考全称全国国术考试，“国术”一词是主办方发明，排除琴棋书画中医曲艺，自此只有武术可称国术。

他三十二岁，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一年前在中央军事学校长沙分校任教官，因“思想落后”遭学生抵触而离职。

国考分为三组，组内抽签对打，双败淘汰制，不按体重分级，没有统一护具。三十二岁，站在擂台上，有着严重耻辱感，他的对手多是小他十岁的人。

好在结果好，国考赋予前三名以“国士、侠士、武士”称号。国士，一国最优人才，《史记》中是辅佐刘邦打下汉朝天下的战神韩信，所谓“国士无双”。

国士。

还有一天。

可以洗刷三十二年的所有不快……

明天他将与另两组的优胜者，确定三士归属。自从遇到她，便开始转运了，国士必为他所有。

国考执行部安排有选手招待所，但选手多是师兄师弟裹挟而来，得本地富绅政要资助，一入南京，便移迁高级宾馆。他是一人而来，空荡荡招待所里，仅几个乡野拳手，实在俚陋，说不上话。

沿街闲逛，望见了她。

她是个小脸长身的女人，垂地黑裙不现腿形，但身材比例已很醉人。她做刨冰，店里兼卖烟酒，她丈夫是个英俊小伙，大眼白肤，言语和气。

每次比武前，他都会买刨冰，处得熟了，她丈夫会跟他聊天，频频发出善解人意的笑音，弟弟向哥哥撒娇的神情。

她始终是规矩妇人模样，盛完刨冰，就缩回椅子里看画报。不知她只是看图，还是识得几个字……

走近她，她会礼貌站起，现出长长的身子。

除了刨冰，他今天多买了三盒烟，她丈夫说："大哥你怎么抽上烟了？"他："给别人买的，还个人情。"

南京街头，香烟是论根卖的，三盒已是礼物。她丈夫"噢噢"应答，发出和善笑音。

他向她走去："有纸给包一下么？"

她仰脸，眼累了的倦容，站起身。

这长长的身子，是他的好运。

次日黄昏，郝远卿穿一套蓝灰军装步入刨冰店。长沙军校教官服，大檐帽内置铜丝绷出的型，富于雄性威严。

南方军的帽子比北方军漂亮，他背离保定军校体系，投奔长沙。原以为会戴一辈子……

她丈夫发出啧啧赞叹："大哥，原来你是个当官的！"他以将领风度点头，看向她。她站着，一双累了的眼，没有惊奇。

要了碗刨冰，坐下，一勺勺吃完。

她一直站着。

从仿苏黑牛皮军用挎包掏出一物，递给她。

塔尖形奖牌，肥实，白银铸造。

“送你了。”他走出刨冰店，再没有回来。

奖牌镂刻“武士”二字。

二

郝远卿南京国考后，国术大热，各地兴建国术馆。河南新县，为南北货流集散地，1929 年 12 月建国术馆。

落于别地之后一年有余，新县乡绅要请名家。请到了石风涤。他是太极拳宗师级人物，北京授拳二十年，交谊三教九流，是军界元老、工商巨子的座上宾，有“三绝”美誉：扇面画、京胡、太极拳。

南京国考，他作为名誉裁判总长，鉴于分组竞争出现伤亡，提议为避免白热化，背离宣扬国术的宗旨，取消决赛。得到国考组委会全票赞同，定三个分组胜出者齐名，皆为“武士”。

国考，无国士。

国术馆是中等专科学校编制，各地国术馆沿袭南京中央国术馆模式，招收十四岁至十七岁青年，设有数学和音乐等普通中学课程，专业上，除了中式拳械，还开设域外武技——拳击和刺刀。

国考获武士称号的郝远卿，任课刺刀。他因报纸报道成名，不算名家，无门派背景、无官绅交谊，独独一人。

国士馆校舍非新建，当地美国教会捐出的房产。1925 年，南军北伐，宣布废除与列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，北伐结束，武汉、上海等地的租界并没有归还，但在华洋商多捐房让利，向南军建立的新政府示好。

房产本为办教会学校，主楼顶部建有钟楼。武人敏感，视分配教室的大小为地位象征。多数房间面积相近，独有一间大房，原是小礼拜堂。

石风涤给了美术教师艾可丹，开封人，二十二岁。理由是，各拳种是选修课，美术是必修课，全体学生都上，人数决定面积。

武人们松了口气，暗赞英明。

艾可丹是石风涤的代笔，“三绝”之一的扇面画，多出自她手。扇面画为官绅阶层重要社交礼品，从明朝晚期兴起延续至今，已四百年。以赠画求画建立新人际，人际圈中祝寿、离任、新居都需画作支撑场面。

有画名，应酬多，请代笔是默认之事。明朝代笔规则，染色可代，墨笔体现画者个性，不能代。逐世放宽，至今已是皆可代笔，唯印章为真。

传闻石风涤交谊一位贵人，为显诚意，亲手绘之，画完自觉未达代笔水准，让艾可丹重画送出。

一般而言，代笔人深藏秘养，不露于公众视线。艾可丹来校就职，武人推测，是她效劳多年，石风涤给她的补偿。“石佬厚道”——是公论评判。

她是职业画师，毕业于北平美术专门学校。石风涤是业余爱好，明朝至今的传统，以业余身份为高雅，各行名家都是业余者，甚至四百年来的名医多是看书自学的人，临床实例寥寥，以医理著述博名。

专业人士，难成名家。

她与白种女人有四成相近，头发远望乌黑，细看是深到极处的红褐色，瞳孔也是远望为黑，近瞧是土绿色。喜欢她的学生多，美术课座无虚席。

她略有近视，不爱戴眼镜，怕看不清而怠慢他人，总是作笑打招呼的样子，他人看来则是媚态不停。

一日上课，让学生临摹龚贤山水册页，郝远卿持刺刀训练的木枪到来，向她鞠躬：“我无意刁难你，只是国术馆以武为宗，最大教室用来画画，于理不合。今日起，这里是刺刀教室。”

突如其来，她鼻腔一酸，小女生受委屈的哭相。

郝远卿：“我不欺负女人，千万别哭。”

她恢复冷静：“出去。”

石风涤外出应酬，其他拳师赶到时，见郝远卿和艾可丹情人般对视。艾可丹眼光亮得吓人，郝远卿面色晦暗，见拳师们赶

到，两眼转出光来，似得解脱。

郝远卿："习武人不费话，说服我，用拳用刀。"

夹在腋下的木枪翅膀般展出。

国术馆聘任拳师二十二名，在美术教室动手的有五位，头两位是个人单上，后三位是拿刀一块儿上的，刀是教学用的木质柳叶形单刀。当着学生，用刀用拳皆被打倒，输相狼狈，日后无颜任教。

郝远卿唯一的武术经历是十岁学过最普通的少林小洪拳，家乡小学体育课教授，大半动作忘记。国考小组胜出，缘于对手多没经过反应训练——而这是刺刀技重点。让名门大派的绝招狠手失效，只是反应稍快。

石风涤去一乡绅家参加诗词雅集，席间演示"三绝"之一的京胡。琴弓停住，唱戏者向石风涤鞠躬，称刚才一段，是平生从未唱至的境界。功力深的琴师可操控唱者口气，让庸手超水平发挥。

唱者是此地茶商，富甲一方。

国术馆出事的通报，让石风涤很失面子，在雅集上被叫走，显得俗务缠身。即便逢当罢官、损财的噩讯，仍不动声色完成雅集，方算风度。

石风涤："慌什么，让他闹，看他闹多久。"

"打倒五人，没有拳师愿意再出手。就等您了。"

石风涤低眉，额上皱褶如虎皮斑纹。

唉，本地乡绅档次不够，还爱看热闹。

回国术馆，跟来了雅集全部人。唱曲茶商表示："看武行争端，如观涛观霞，属风流韵事。"

学生已撤离美术教室，艾可丹的大画案上摆了茶，未动过手的十余名拳师围坐，此起彼落地跟郝远卿聊天。

都是套近乎的话，家乡风俗、国考逸闻一类。

郝远卿“嗯嗯啊啊”地应付，如痴如呆。通过聊天，他们成了中间人，中间人就是好人，好人不受攻不负责，今日之事，成了他和石风涤两人的事……

没想到石风涤带那么多人来，小礼拜堂建构的美术教室，似要举办一场婚礼。不管多少人，只有两个人。

石风涤和郝远卿对望，均有疲劳感。

石风涤：“对校制有意见，可以找我谈。何必如此？耍蛮力，下作了。”

郝远卿：“打倒我，事情就平了。”

石风涤笑了：“你我身居教职，不能私斗。耍江湖习气，大家都不体面。”

言正理直，郝远卿一时无语。

石风涤：“你打倒五人，严重触犯校规，要受开除处罚。”

郝远卿：“开除后，我按武行规矩，向你挑战。”

石风涤平和面容变得严厉：“事情一件件办，你是正式聘来的，也要正式去，到教务室领解聘书、财务室领遣散费，手续齐全，才有尊严。”

如中魔咒，郝远卿肋夹木枪，夹尾狗般走出教室。

石风涤自知，此举慑住乡绅与拳师，威望将升。一瞥，站在角落的艾可丹，没有预期的仰慕神色……

回校长办公室，静等郝远卿到来。

遣散费开得高，是一户日杂店五年利润。

对他稍有愧疚。一年前的国考，皆知他将拿下国士称号，但一个无门无派的人，凭军营兵技在武术盛会上夺魁，各派名家均觉得不是滋味。

阻止他容易，办雅了难。悔不该出风头，说出那番场面话——中华武学是宽恕之学，国考取消决赛，为向大众宣示，具备止戈罢战、好生厚物的精神，方为真国士……

门开了，郝远卿走进，挂着笑。

他是来道谢的，比武的事没了……

郝远卿："给这么多钱，真是高看我。"如盐溶于水，笑容消释，"花光了，我跟国术馆便彻底了断，到时再向你挑战。"

三

民国地捐按地基面积征收，不算楼层，酒店越高越合算。新县顶级酒店名"耶麦托霍推罗"，高达八层，本县前所未有，为英式建筑，聘葡萄牙经理。

供水独立，井深 674 尺，英商中华凿井有限公司承凿。水暖、厨房、灭火设施由亚洲合计机器公司承制。日租金按房屋规格，3 元至 12 元不等，郝远卿住 12 元房间，交预付款时，才知旺季淡季均打四折，4 元 8 角 1 日。

此地没有旺季——石风涤给的是银票，700 两。1 两银子折合 1.3 个银元，如何花得完？

街上最大饭馆为天津鸿宾楼分店，楼高三层，清真菜肴。这一代鸿宾楼主人雄心壮志，但本店经理有言，选地有误，物流昌盛地毕竟不同于经贸繁荣地，新县人不爱吃。

此地居民多不会炒菜，习惯煮食，伴以玉米饼，少见肉类。本店主厨调去了沈阳分店，那是正确选择。

菜价低廉……郝远卿坐入鸿宾楼，点了八鱼翅、一品宫燕、烧大乌参、红烧鱼唇、两色广肚、红烧干贝、清蒸原桶鲍鱼，想到清真菜肴以牛羊肉为本，又点了清炖牛肉、油爆肚仁、芫爆散丹、炖牛舌尾、烤羊腿。

结账时，伙计告知，已有人代结。

整个餐厅，除郝远卿，西南角还有一桌，是位谢顶的矮胖老人，穿着朴素，食用简单，一碗羊肉泡馍、一碗爆肚、一壶花茶。

郝远卿走近："你我认识？"

老人有着水族的双眼，如鲶鱼青蛙，令人极不舒服，一笑："不认识，交个朋友。"

低头吃饭，无意攀谈。

想交朋友的人很多，此日之后，郝远卿来鸿宾楼吃饭，均有人结账。

他退回耶麦托霍推罗，不再出门。酒店内设电影院、餐厅、展览厅、舞场，空寂无人，稍稍兴盛的是改为茶馆的咖啡厅，聘请了评书艺人开书场，六十人座位，每场不足半数。

跟鸿宾楼主人一样，酒店主人也择地失误。

住客消费，可打四折，郝远卿看电影、看展览、吃西餐，无论干什么，均有人结账。

一周后，大小解皆恶臭难闻，汉人体质不适于西餐，再去了鸿宾楼。鲶鱼眼老人仍在，一碗羊肉泡馍、一碗爆肚、一壶花茶。

郝远卿点了桂花羊肉、葱爆羊肉、炸牛排、锅烧鸡，配清真小吃凉糕、撒糕、切糕、甑儿糕、芙蓉糕、蜂糕各两块。

吃几口，扔了筷子，走到老人桌前："今天你结账，明日我请客。"

老人翻开眼，眼白一层非哭非泪的黏液。

郝远卿："明日宴后，我离开新县。白吃了你们这么久，算作答谢，总得让我花点钱吧？"

老人眼中黏液锃亮，咧嘴一笑。

郝远卿订的菜单，在十分钟内到了石风涤案头，艾可丹在赶制一副扇面，他在斟酌题款措辞。送给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名誉教务主任，一位在陕南拥兵五万的军总。

订的是全羊席，羊的每一部位，至少做出三道菜。如羊耳朵，耳尖做"迎风扇"，耳中段做"双凤翠"，耳根做"龙门角"。从头至尾的菜名不用"羊"字，文雅多趣。

全羊席是清朝皇室招待回族贵宾的菜品，清灭后流入民间。本地鸿宾楼主厨已走，无力做此宴。鲶鱼眼老人汇报，郝远卿说做成什么样都成，看重的是这席菜的礼仪性质。

"懂事。"石风涤叹口气，让艾可丹停手，在她画的红绿花叶上，补了两道枯藤。

遒劲苍雄，笔墨功力在艾可丹之上。

谋划正确，年轻人的锐气不能持久，很容易消耗。不是石风涤的主意，是从北京赶来的一伙老哥们的谋划。让他的钱花不出去，日子一久，他便会重新思考手里的银两，冷静下来的人不会不在乎银两……

此事，如此解决了？松口气，也隐隐有些失望，石风涤拿出一个信封："明日赴宴，这个给他，我的亲笔，去广东开平县国术馆任教的推荐信。"

开平是经贸繁荣地，堪比省会广州。

鲶鱼眼老人："他会去？"

石风涤："是个礼仪，让他走得有面子。人有面子，便无怨气。"转眼看向艾可丹，她伏在画案上，在细钩叶脉，由于近视，脸颊逼近纸面，臀部高翘。

成名之后，做了半辈子风流才俊，看一个女人的日常仪态，便知她在床上能有多好。这是个好女人，跟在身边四五年了，未曾越过雇主与代笔的关系，彼此保持着职业尊重。

尊重一个女人，是如此有趣……或许，是自己老了。

转开眼光。

四

石风涤到达新县的朋友很多，皆为名家。全羊席是六张桌拼成一条长桌，这是西化影响，汉地传统视为不雅，只有粗陋无礼的乡下才有拼桌之事。

桌面铺深蓝色桌布，也是西化影响，北方旧俗表达宴会隆重，是铺地毯，不会铺桌布。请客主人须显谦卑，郝远卿坐于南方下首。

北方上首的主客位置，坐的是鲶鱼眼老人，他穿了新衣，通身的黑色大衫套深红色外袄，花白发丝油亮。

在座老者皆衣着华贵，相貌堂正。按北京话讲，名家须"养样"，养得有模有样，让人望而生敬，场面周旋占尽优势。望着这

帮年久成精的人，郝远卿感慨：人老了，竟可长得这么好看！

席间，名家们络绎不绝地跟他搭话，风土人情、时局政治，礼貌得体，言辞风趣。一度恍惚，觉得活在这帮人中间是如此惬意。

鲶鱼眼老人开口，慈祥体贴："国士称号，就别在意了，找石大哥麻烦，不过是出口恶气。你搭上我们这帮老哥们，比国士称号强得多。那是个虚名，我们办的是实事。"

郝远卿："是呀，人得有朋友。"

鲶鱼眼老人大笑："第一眼见你，就知道是聪明孩子，不会不开悟。以后，在座的都是你老哥哥，我们多年累下来的关系门路，都是你的。"

郝远卿起身鞠躬致谢："小弟也有敬意。"喊一声，伙计捧个托盘上来，盘中一沓红色信封，分发诸人。

礼仪信封统一为白色，婚宴红柬也是封在白信封中。士绅清高，视钱为秽物凶物，红信封是用来装钱的，红色可祛秽镇凶。想必是一份份银票，作为礼金。

按名家身份，一位不少于三十两，才够体面。七百两，他剩不到半数。

诸人均有些感动，心疼这年轻人懂事，生出真交谊之念。诸人将红信封对折，收入袖中。不会启开数钱，那样不雅。

郝远卿则招呼众人拆信。

难道超过了三十两？唉，还是年轻人，只知显气派，不知暗受的恩情，他人的感谢会更久些。

一人手快，拆信惊叫。

无钱，一张白纸黑字的挑战帖，落款签了"郝远卿"三字，空着起首姓名。常规挑战帖跟婚宴一样，红柬白封，逆用红白的帖子，是无礼表现，比拼生死。

郝远卿语音铿锵，如军校操场训话："我还要住下去，再吃饭，谁代付，挑战谁。想代付的人，自己把名字填上。手续齐全，才有尊严。"

十三位名家，一人出手，是鲶鱼眼老者。郝远卿从屏风后取出一把木枪、一柄单刀、一柄剑。刀剑铁制。

木枪夹于肋下，道："刀剑挑一样。"

鲶鱼眼老者："这种不上品的刀剑，不屑一握。小孩子耍的木枪，你拿着合适，我有手。"

他的手蛇皮般厚实，指节茧子黑如铁渣。是常年插铁砂、抓树皮的手。

郝远卿："您上了岁数，请自重。"

老者冷笑："你的木枪，一抓就碎。一会儿小心，我有兵器，你没有。"随手捏碎一只茶杯。鸡蛋一磕即碎，但捏碎，是壮汉也做不到的事。酒杯近似鸡蛋的圆形卸力结构，而瓷质强于蛋壳钙质。

郝远卿："我可以先告诉你结果，你的手还没来得及使劲，枪就打到你了。"

老者："笑话。"跃步上前，郝远卿猝不及防，木枪胡乱向前一杵。

如鹰捕兔，五指精准抓住枪头。

枪托打上老者后颈。

老者倒下，指尖仍紧扣枪头。

几秒后，指节松软，垂落于地。

枪头油光，毫无损坏。

在惊叫言辞中，郝远卿才知鲶鱼眼老人是王冠真，世称鹰爪王。

名家的名声，都是半生费尽心机攒下的，没有人再动手。

县城卫生队设有诊所、兽医站，监管食品，进县蔬菜要撒免疫药水，须菜农购买，行同勒索。

卫生队担架是德国进口。王冠真被抬走前，有片刻苏醒，自知名声已毁，为显最后风度，要来印泥，在挑战帖上按下一个朱红手印，表明是正式比武，不拖累郝远卿受治安追究。

名家们伴郝远卿走下鸿宾楼，街口分手时，有人问郝远卿

去哪。

“回酒店。你们呢?”

“国术馆。多问一句,你这么做,只为出口恶气?”

“小看我了,我图别的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事发即知。”

五

1928 年,国考无国士,出了三名武士,郝远卿、唐几谓、梁少唏。

唐几谓就职于南京中央国术馆,梁少唏就职于长春国术馆。两人均收到郝远卿来信,说他已向石风涤挑战,但发现石风涤功深难测,顿失信心。

考虑到三人齐名武士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,为避免败于石风涤后,拖累唐梁二人名誉,决定登报放弃武士称号。

南京与长春相隔遥远,不及通信商议,但唐梁二人判断一致,即便郝远卿放弃武士称号,世人也会将三人等量齐观,必须阻止比武,两人一南一北,启程向新县。

奢侈数日,想正经吃顿饭,郝远卿步上鸿宾楼,点一碗羊肉泡馍、一碗爆肚、一壶花茶。食罢,胸口暖暖痒痒,暗赞鹰爪王是真懂享受的人。结账,伙计说已有人代付。

调转坐姿,西南角不知何时开了一桌,背身坐着一位女子,点一锅涮羊肉,配一盘本地特色油花煮白薯——郝远卿吃不习惯,白薯南北都是烤制蒸制,她应是初来乍到,尝个新奇。

相距七八步时,她转身站起,时髦女性的喇叭袖连衣裙,大方地露着半截小腿,小腿着毛绒质感的黑绵袜。连衣裙有一根细细的修饰性系带,与裙同色,几乎隐没。

辨出系带,颇感心惊,位置在常规的腰线之下,臀线高度。

放低的系带,让她身子长长,仿佛 1928 年南京的刨冰少妇。

她小脸，鼻眼粗看肉肉的，细看精致……五官也像。郝远卿默吸口长气，道："你我认识？"

她含笑摇头："梁少唏，你认识。"

她是梁少唏未婚妻，现在天津法政学堂读书，立志做民国第一代女法官。天津距新县比长春近，她先一步赶到，为夫解难，阻止比武。

她叫莫天心，衣着时髦，日用节俭，背被褥而来。国人忌讳与他人共用被褥，中式旅社的房间供床为光板，脸盆枕头也须私带。中式旅社比西式便宜，打折后，一日六角，不按房间按床位，一房两床或五床不等。

她住四床间。

郝远卿："把另三张床包下来了？"

她噘嘴："那干吗？没必要。"

郝远卿："跟钱无关，不知道中式旅社有接水？"

传闻中式旅馆的伙计会联合扒手，窃客人钱物，名为接水。

她慌了。

郝远卿带她迁入耶麦托霍推罗。三十年来，西式等于高贵，酒店外观有着高贵的强势，一二层外墙是黑色花岗岩抛光贴面，可照人影，德商自青岛崂山开掘；三层以上是咖啡色釉面砖贴面，色调厚重纯粹，英商控股的上海泰山砖厂出品。

她喜欢大门上端巨大的铁架雨篷，觉得像轮船机舱里的造型，充满功能性美感。背着三十斤行李卷，郝远卿步入大门，似英雄壮举。

房间一张平拱槎的铜架宽床，鹅绒被褥，白洁如雪。室内桌椅箱柜齐全，桃木柚木所制，无色喷漆。窗户宽大敞亮，顶端拱圈造型，弧线悠长，她仰望半晌，赞道："工业文明。"

她仰头的时候，下巴至锁骨连成一线，似乎脖颈拉长，如雨中颤抖的荷叶杆或风中飘旗，美得超越人形。

郝远卿暗叹，你才是工业文明。

唐几谓先一步赶到，背着被褥，寻到耶麦托霍推罗，正值郝